





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
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
稱大元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
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
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
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
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
空畧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
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符記銘誌得二百餘

篇蒙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
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
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孫可之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第二卷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二萬卷書可貴
千通金石備
藏剝勞勩願
勤請辨敷文
義理習與故
藝時整齊
如不材敢
非人犬豕類
族加鞭
述蕃傳誠
且一人明游隱是出

與友生論文書

第三卷

雜著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第四卷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第五卷

雜錄

孫氏書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第六卷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第七卷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雜著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鍊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雜著

逐疔兔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第十卷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孫可之集卷第一

孫可之集卷第一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
靈怪尊歸魄動中宵而寤，彼大明宮神前有云
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廓宮起廬園然而劃隆
然而赫孰窳孰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

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

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大后即

號周廢中宗為廬廟祔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

五吾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左右提護義甲憤

陵王賜姓武氏廟祔徹主武廟為七削唐廟為

徒起帝仆周五王興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

唐吾則械二黠謂昌宗也俾即其誅胡獠飽膺謂

也山踣肌斷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

北挈肅宗遂即位於靈武吾則激髯孽悖節謂慶緒也俾濟逆殺

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俾克斯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

突集五堂縱咏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

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

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黈延諫劓襟沃善賞必正觸

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螟吾則

入瀆革濁貞觀中河屢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草溥太平

十日一雨斗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訐聲在堂

諛舌在旁室聰佛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琴永崇總章中琴星屢

見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石有天

裂而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

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

百萬今籍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

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西垣何縮足馬不牧開元

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

息馬匹至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

馬一北垣何感孤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

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姚宋得是赤日烈老魅跡結

爾曾何伐宰獲其愚林甫敬宗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

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北

俟霽矧帝城闐、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

禁甲飽犗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

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碁賦并序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

興土功且有廩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

碁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如積

其高逾尺隱于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

者對曰唯晉漢文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

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曰其

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息即命其吏按之

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子萬國唯日竟、如蹈

春冰高祖惠宗肇我邦圮作此宮室遮幾無逸逮

夫朕躬孰敢加隆矧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為靈臺

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

馨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

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

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
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
埃壙之巍々此靈臺兮蔽秋草之離々已而已而
世無比分吾孰知其是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
大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岡而外坤譎
石詭崖洎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雲昏嵌岫々而查
牙兮上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
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

馬之不息屈峽山之副側劃崇巖之怒來水涵空
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又曲跬危步之
促々慄若跌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
陰翳倏下馳而上廻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々而
上啓怪若虎而欲噬泉感沸而中洌靈憲宰乎像
設眇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
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決曾
尺疆之不闢徒齋志而灰滅越百宇而南指憇石
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屹巍々以醴々外攢怪
石之參差兮勢業峩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

侶乎潮波之却頽中窅窅以寥豁敞曠朗而洞達
推崑泉之澹澹鏘環珮於閨闈躡危石而後通忽
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為突兮繚密岡而四崇
蘿薜羃歷於崑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木
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軌而
又東陟雞幘之蹇墟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
東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
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瀕洞而雷拊當
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噴舞迴飈而颺九垓天
地紛其漫漶路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

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憐慄而興歎出大散之輿區
若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汭歷岐雍之通途田
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為都背槐里而趨咸陽
兮索羸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漫兮得隱嶙
之顏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艸蕪抵長都之
岌岌排闥闔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闊仰白日之赤
赫彀弱弓而滿鉞旗兮即澤宮而睨的夫何號貢
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
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乎賢索不自分
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蹟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

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徇以
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
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
求己以為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
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窮旁走而相追
不亦勞乎於是謝唯、之面朋而焚逐、之燥機
餒不飽謀凍不煖謀兮環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
之為友兮追五經而為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
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為
公者豈終吾遺哉

孫可之集卷第二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
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
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
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
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為修明及林甫舞智
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
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
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

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者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為大時生民者不過群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

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群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倘以樵書不為狂試入為上言其畧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女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罔及

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直。二百言者。足下能數
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年。在筆
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
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
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
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
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
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
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
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

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污此巖扁乎。且欲
聞於穎陽之徒乎。

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
後人知某友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
取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
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
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
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
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
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
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
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

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
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
師又嘗歎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
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
則太秃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
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為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
縣官州縣官即燥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
得上下考即欲認官為治必為軍候所傾折大者

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為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
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受辭
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
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
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為東西
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
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
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
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
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々不磨於世者襄陽

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

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扶而不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竒。據意必突。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

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虺魄。貽目。莫得畔岬。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

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醜。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突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濼。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

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捭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轉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淡。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

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讀句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

邊由是達官皆闔關齟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
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
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為時俗所
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
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
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
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可之集卷第三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
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
泛舟東下直出益州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
笏引舟上下刺史驚一有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
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
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
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堯詔下所在
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

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宮一有寧字免竄海裔一無裔字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一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一作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極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治吏益昌三年獄無繫民、不知役改綿州羅

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一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一作

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

人其合一作察易于廉一有約字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

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

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

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出粟

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

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

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一有中十二字歲一作年聞給事

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一作其人由上

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
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一四字無縣令得上
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一有在上位
者皆知求才財一作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
無以英治庸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
之知有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
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巖道郡實與沉黎越雋

俱為邊城迫

一作逼下同

於郡蠻田在賓將軍刺巖道

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

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

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

持倍尋之戟徐呼按

一作接

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

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壘皆折小吞鏃不能

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

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

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

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叢

一作聚

于

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
 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
 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
 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一本無其三門
四日而旋七字
 非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
 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
 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
 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
 武一作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
 之虛實或聞蜀之細苦民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

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齋書
通蠻言蜀無得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

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吾不知蠻群此舉大劍以南為國

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城都頑民飽
 稻飫豕十九如歆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
 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
 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
 鬪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

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一作而易良當賑粟則以

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
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

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
 以給邊卒常以為怨

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
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
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
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
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
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
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
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

茅

一作汗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

一作淺

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

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
犇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
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算至朝去寧有顧惜
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
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
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
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餽之隙一二力
治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
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
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
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一作編氓日益破墮場無
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
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笑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
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

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
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
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任刺史
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
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一作醉當飽囊帛
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
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
民不因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
揖退老叟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孫可之集卷第四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郵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啗
涯包城蕩壩歲殺州民以為官憂榮陽公始至則
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
為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壩舊江
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
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
公開新江將抉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
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觀其卒

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榮
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
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
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
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
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
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
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
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
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

將脫鄣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鄣民以榮陽
公嘗為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羣舌如斬
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
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
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
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
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
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
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
及覩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

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
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多美
田不為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繁縣
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扼谷口夾道
居民皆藉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
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渠：嶺盤折而上甚峻渠嶺北並
礮可為閣道平出渠下渠：嶺嶺稍平二嶺之間
準嶺南可罷渠路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竝山復絕澗蛇

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

秋夏此路當絕

下黃蜂嶺復有支

路竝澗出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

路合

秋夏此路亦絕

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

西山下墮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如斛又十

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

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

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

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淤滅

蹠

行者多苦於此可為棧路以易之

路旁樹往：如挂塵纓纚

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

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下下去又平行
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
居民侶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
竝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詣為閣路
平行五十里出嶺西亦
道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
行七八里扼路為關北為臨洮關為河池自黃
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
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
里皆閣路竝澗閣絕有人橋蜿々如虹絕澗西南
去橋畫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

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竝澗皆閣道行十里巖
上有石刻橫為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
人也人多以淮為淮
字蓋視之誤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

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
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雞犬相聞水益
清山益竒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
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白水里人
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
里至二十四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竒有石刻其刻
云褒中與閣主薄王顥漢中郡道閣縣椽馬甫漢

中郡北部督郵逋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
匠衛績教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羗教
褒中石佐泉彊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
石等三人一本作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
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
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自仙岑而南路旁
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墾田至一二百畝
桑柘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為夷
地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
稍狹入不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

嶺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
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
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
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
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自迴雪
驛南行三里上下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
福溪自福溪有路竝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
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
途也禪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
爭功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行十里至
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
行復竝澗行二十里即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

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

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

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畧開路長開天嶺路也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

里極峻折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煙靄中也

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靈泉南行三

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

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

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

淑中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迹悉得

條記嘗用披技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于榮

陽公如樵所條注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

誠逾於包斜路

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為

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䟽開文川道以易之觀

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

意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之議

道路有啣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况謀肇乎賈

昭事倡乎李休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

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

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為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駉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

骨霜夜皎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巖
寢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柘蕩掃氛孽黃
道回日翠華歸闕糝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
永保徽烈

孫可之集卷第五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一作

繫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

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

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

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

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

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太功宜嗣

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李勣立皇后武氏者
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

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

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

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

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裸也

高宗廢王后立

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裸矣

條天后擅

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

後世牽以稱臨也

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

得政也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

名犯武宗廟諱

者何詭諛

梯亂肇殺機也

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

故白太后歸政

天后遂發怒斬裴于

張守珪以安

都亭驛故書曰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裴 張守珪 部將嘗犯令張

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

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

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

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

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

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劍耶

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内外咨

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為不聞誅潞之心益牢

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于國

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根

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蠶于民生力屈財殫

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
臣辨之於朝褻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
武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
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
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
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鏑
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研之以義淬之
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
天下幸甚

龍多山錄

曲江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稱天下殺

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

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

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

以視譏也懼息雲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

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

條天后年號行事繫操實實例以示懲勸前所謂

于中宗之類是也鳴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

皇武氏張守珪以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

禄山叛之類是也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怵直骨於枯墳齟諂魄

於泉下磨毫黷扎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
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
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壤大出
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馳貌武之
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
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孽險以
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血將稽賊勢益張
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
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
陰煙屹石巉、別為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
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
挺者碑植又有侶乎飛簷連軒櫺檻交攢歌撐兀
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
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鈔臨蘭薄仙
臺標異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絕腹竇而空
路由其中斷齧相望攀緣上下闔然而出曜見白
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

人傳晉永嘉中有為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

於此白日上升金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
蛻駕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
明風閒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
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喙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啼聽
之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泗山帶川青縈碧聯
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
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漫莫
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
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収霽樵起來
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間見習熟始曰山乎曾

孫可之集卷第六

迎春奏

黑帝立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
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
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煥寒
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
帛以時卹則孽芽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
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艸木壯茁國無夭札
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
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

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
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
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廢民廬舍反水而花冬行夏令
能李電傷螟噬夏行冬令則雨電旱赤雨血秋行夏令
花
則雨血時則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
赤旱千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
下與人為春得革慘作和起析生華喜滿其家沃
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葱籠芳蒼陛下
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蕭索覺庭
槐枯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

驅轍結雜暎噓襖門如三服熱陛下與人為冬得
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感燈青人白門無
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
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
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
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理者群髡最大且十
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
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梁所

衣必綿穀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鬣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鬣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鬣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群鬣矣武皇帝一旦發天下鬣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管廢寺以復群鬣自元年正月即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已訊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鬣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鬣陛下尚宜勉志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

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民力有餘而陛下

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

索若千戶共出若干

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

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鬣將

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為
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
元乎僭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
一百七十萬給於群鬯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
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
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鹽鐵不可除
而權寔加尊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
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
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
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

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
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鬯止而勿復加已營之
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
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
開元太平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鬯
耶臣昧死以言

孫可之集卷第七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群蠻之雄者曰南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為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葺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技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

獸心而知禮節禡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
嘗聞化之所被雖艸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
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祉者二國之為其瑞與
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庾朔之隅不懷之
倫其響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
角格六德稼天酒泣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
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颺習
習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

決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
乎勸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
有年矣累為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
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僉勉上道久憤湮鬱一
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
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
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靳尋直況突梯滑稽
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設徒善
君之引滿強勁指命期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稿柴志枯氣
索况、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
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
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
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
來關東橐裝銷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
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葷雪嚴冽入夜斷
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貴蓋輕一篇
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貴竒一句戾意卷
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

曉窗夜燭上下雕斲言必高儲思必深字、磨
挾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
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諛
乎客退遂書几為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
乎孰為得而孰為失乎

乞巧對

孟秋葺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
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
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

為吾羞彼巧在言便、翻、出口巽然媚於人間
革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跖為聖譖回為賊離間君
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竒奪新轄字束句稽程
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
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醜
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
譽假善齧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
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翫世偷
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
錯落憑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

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兔力大蠹婦織遂使尚俗
浮華名溺于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蠱乎化源戕
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闊
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夾路朱門曉鼓一
發車馳馬犇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
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買聲方
子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歌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
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
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
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為

孫可之集卷第八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暮孫樵請
銘其笏曰

靈豸鷹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
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
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上磨帝缺不
逆不拂笏則公笏繫摸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鍊
下倫上復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敵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
濕塵飄風綴斷革利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閫
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闕禁弛而不
譏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_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
吏哭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
絳天戰鞞晝驚、柝夜鳴吾將曹擺堅荷鍛投死
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縑東合縑而西哉今上
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為太和如此則
關之禁何為而申嚴關之甲何為而繕堅玄宗四
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

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
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
海之外何以關為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
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
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之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

甲乎甲乎理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月日年日薨
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畫寓書孫樵

曰與子俱思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微誌於子
子其無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叙平生公諱某字
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
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
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如自宣城來長安
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
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
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
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為進士試
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逾年繼

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尚書倉部郎中崔亞
前左拾遺陳晝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
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
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
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曰必康君也裴
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
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
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
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召群吏曰二

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為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群
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
咸通九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
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
間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
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牘符檄公
一以口授之群胥輩徒搦管捉紙字、書出蓄縮
汗慄何暇為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
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
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

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
無二價蜀氓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
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
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
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
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為醴州刺史明
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
為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
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
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

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
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
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犇喪于管城某年九
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
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鐘德門公實挺生月中塞
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
棘寺鵷行望郎錦川星獲騏驥蹠足蛟龍得水富
貴可期煙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
遽歸九泉圃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

古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
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
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
意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不可也蓋
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
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
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一乎去留
無我杖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真抑

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圍
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
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
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
氣明信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
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
謂武侯之治比於燕爽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

城孰守不城阻湖為池限華為門波非不狂巖非
不崇守不以仁社為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
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
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屹為國垣以藩有
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魏，牢不可屠四罪
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相視而安帝配高均不
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頽
唯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廼其見基帝城雖隳
築之不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
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非帝之心孰為帝城

孫可之集卷第九

逐疔鬼文

孫子病疔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
子於嚴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
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
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
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剗心而死者立於
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
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
有拜若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

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
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
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
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
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
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
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子并為我逐
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便
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為諂鬼此鬼依人使人
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尅已沽

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為
嬌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
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古交唇柔聲婉顏狐媚
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
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
鏹磨鱗差螭縮陣、腥澀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
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
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
子并為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

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
角雁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
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故人
為分日牢為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
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為一善君喜
見顏我為一失君愠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
意在華飾故友為樵常
蓋布被用以示儉素
於進取故友為樵懸囊
笠於前軒以示高尚 意我苟進囊笠當軒
樵常
汲汲 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

升沉壅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
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
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
毗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計遽聞東響慟哭痛貧
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食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
呼痛哉杵臼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為恐難論
嗚呼痛哉君殞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
千詞旨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即是慰安填臆
悲來滂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
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温

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
存轎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嗚呼
哀哉尚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
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
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
凍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愠
僕前仆後踣樵曰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
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墻燭逾丈飛芒射天暝

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燒及
山顛鑠澀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昌
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
反雨為晴曩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馬
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輕塵
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需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
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
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孫可之集卷第十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曰條事不立首末
其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
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
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
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
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
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
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

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甍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早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噬邊氓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

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一可復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

癡人之瞑行據牀隱几憊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
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
生為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為之地焉走健僕囊大
軸肥馬四馳門下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閭者
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
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
其於名達進取而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
無所歸居無所依忽割口食以就卷軸昌暑觸雪
攜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俛眉與語授卷而
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

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
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為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
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賈無所征蠢蠢海隅
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
陽始用李從事胤之畫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為治
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毗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
之者襄陽之屬城為唐州唐州之支邑為泌陽泌
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

為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管召信臣嘗為南陽能
為民漳水泉廣既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
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
功不加修堤豁于流浸洩為波自泌陽以南平民
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真
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
聽命李從事卽為條分程度指畫經略且使跡其
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為南流水門既陳百
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
旱無槁苗召堰既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

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
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為幽拙
大與時闊凡為世人宛顏巧屑望風趨塵以售其
身則必淡面鈍口慙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
凡為讀書東獵西漁麤知首尾則為有餘則必燈
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礮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
孰裨其身凡為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
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
句句澁讀不可入徒乘於衆孰適於用凡為造
謁去令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

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
慕凡為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
屑去溫煖膠牢淡泊時或藜藿凍泠徹曙晨起散
去潔腹出戶迨慕以故學獵今古不為衆譽文近
於竒不為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
窮為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
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熟與歸耕言始及
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論不得遂敲儿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之不
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責僮

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
南海主襄陽再以
軍事凡其所居鏗
耀有聞及為潞州
發戍兵甲屢興而譁

盧公駭咤謂他從
從事從我寧及此耶
是時李從事陷於讒
奪權自盧公黜留

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
宜如何哉李從事
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
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為人知作復召堰籍

四萬餘里李將軍之說不惑八國亦與呂眾議
寒則通平已辨之味益大也又為面身四賦
樂國以此則李將軍之說不惑八國亦與呂眾議
長訓李將軍事蹟也
重公



